



泾县·查济 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

青黛查济

本报记者 倪欧生

尾随九月的秋天,我们再一次来到古村查济。我们来的时候,秋天也才来不久,查济依然是满目葱茏。古村依着岑山,傍着许溪、岑溪、石溪。这个时节,山是青的,水是青的;随处可见的板栗树是青的;房前屋后的桂花树,浓荫如盖,青得比青还要青……九月的查济是青色的。

因为青色点染,古村查济,容光焕发,一点也不显老。不显老的查济其实真的很沧桑。

“武陵深处是谁家?傍水依山共一查。”村史记载,早在唐朝初年就有查姓先祖在这里临水造屋,依山而居。从那时候起,薪火相传,人烟渐盛,“兴于宋元,鼎盛于明清”……一望千年,岁月的雨打风吹并没有把风流都带走,村里古桥、祠堂、老屋还有不少。最古旧的“德公厅屋”,那老屋前的牌坊居然是元代遗存,粉墙黛瓦,黛瓦鳞鳞……写满了沧桑。

哦,查济也是黛色的。

青黛色的查济,意味深长,需要走近,需要品味。所以我们连续来了三次;三次带着我们采访的都是小何。

小何,何秀丽,80后美女,是县文旅公司导游。小何是本地人,查济是她工作的场所,也是她的家。小何说,每次带着游客游览查济,“就像家里来了客人”。

我们不是客人,我们是古村的寻访者。

九月的查济,阳光正好。记者跟着小何沿着村里青黛色的石板路,去寻访一个青黛色的查济。

驻念之念

“查济——离青春最近的古村落”,何秀丽告诉我们,这是查济最新的旅游推介词。

青色的查济,是青山绿水的青,也是青春年华的青。我们去“驻念”吧。小何很有文艺范,她觉得村里离青春最近的地方,就是“驻念”了。

驻念,是村子里一家咖啡店。Stayinmind——驻念思想,店名听着就很青春。走进来,不大的店里,弥漫着一一种咖啡清香的气息,也仿佛是青春的味道。

打理咖啡店的是一位80后的年轻人,大名钱旭园。但在村里,大家最熟悉的是她的网名钱多多。因为和老板是好朋友,店就交给她打理。小钱是咖啡店唯一的员工,既是掌柜,又是店员。看起来她俩做得都挺好。

钱多多咖啡手艺好;最拿手的是手冲咖啡,有一种别致的味道,据说心情好的时候做出来的味道更好。店开得虽不久——去年国庆节才开张,但已是网红店了,很多外地年轻人慕名而来,打卡,闲坐,流连忘返。

网红店可不能白来。我们各自点了一杯咖啡,边喝边和钱多多聊了起来。聊出来了,今天小钱心情不错。

心情不错的小钱打开了话匣子。小钱说,在打理咖啡店之前,她是村里的导游,从2008年一直当到去年,和小何还是同事呢。她当导游的时候,最喜欢和游客介绍查济的风土人情。这个时候来到查

济,小钱会告诉你,这是板栗上市的季节,查济的板栗可不一样,它有板栗香,还有桂花香。因为村里的板栗树、桂花树都长在一起,桂花开了,板栗也熟了……说起古村,做咖啡的小钱又找回了做导游的感觉。做导游也好,做咖啡也好,钱多多就喜欢自己家乡浓浓的烟火气。和那些喧嚣热闹的古村景区不一样,查济还有许多土生土长的村民住在自家的老屋里,和他们的祖辈一样,在门口的溪水里洗衣,在屋旁的地里种瓜种豆种豆腐。守着这一小间的小钱,守着烟火气,守着青春年华。

驻念,需要停下来冥想。当我们停下脚步,蓦然回首,发现驻念离青春很近,离沧桑也不远,出门就是。

店前面的石拱桥,叫红楼桥。很有年头了,是明中叶建造的。店隔壁是洪公祠,也是明代的古建筑。小何带我们上到二楼的寝楼,从楼头望去,那一大片黛色的屋顶,是层层叠叠的黛,鳞次栉比的黛,动人心魄。

“驻念”就是这一片黛色中的一抹青色。查济的青色可不止驻念这一抹。“在查济,你到处都能遇见青春”。出了驻念,小何带我们沿着许溪往下走。

这是民宿“听水居”,居然听水,是年轻人掌柜郑琦的巧思;这是“刘小姐的店”,小媳妇刘燕奕的大多是村民手工制品;对面的“许溪酒坊”,当坊卖酒的是位小伙子,兜售着自家酿的米酒,是古村的老味道。再走几步,是一家叫“过客旅人”青年旅舍,店主萌萌,90后的年轻人,一袭汉服显得容貌清奇。“我为你们弹唱一首吧。”见我们进屋,萌萌主动拿起一把吉他,唱起他新写的歌,《玉兰花》。静坐细听,果然是青春好声音。

驻念,听水居,过客旅人……因为这些青春的所在,沧桑的查济一下子年轻了许多。查济,就这样青黛与邻,美美与共。

驻念之念,念青春之悠悠。

凤翥之风

查济的黛,是沧桑的颜色,是岁月的颜色。黛色的沧桑要到老故事里去寻找,那里面有更为隽永的沧桑,更为深沉的黛色。

要听老故事?小何告诉我们,她知道一个好去处——凤翥堂。凤翥堂不远,出驻念,过红楼桥,沿许溪往下,就到了。

凤翥堂的主人叫吴金生,今年75岁了。因为早年当过村小学的老师,大家都叫他吴老师。吴老师早就不当老师了;他最重要的职业是“查济村文物保护协会”的会员。

“三十年前的查济可不是这样。”说起往事,吴金生老人感慨良多。那时候的查济,破落、贫穷、垃圾遍地,哪有什么千年古村的风采。村里里津津乐道的108座桥108座祠堂,所剩无几。“旧了,倒了,卖了,拆了!”吴老师告诉记者,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建乡政府的时候,还拆了两座祠堂……

眼瞅着古村的没落,村里的几位老人坐不住了。1994年,他们自发成立了一个“查济村文物保护协会”。吴老师还清楚记得这些老人的名字:王兆兰、查述望、查贵立、查克定、查全俊、王培能、查日华……吴老师当时不算老,加入协会时才四十多岁。他这一干就是三十

几年,成为了第三任会长,成为了真正的古稀老人。

协会是自发的,工作是义务的,但老人们干得有声有色。他们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把一间间老屋登记造册,能修的最好办法修修补补,一时难以修补的打扫干净也是一种保护。当时最缺的就是钱,老人们各显神通,找热心人赞助,发动村民捐款,捐木料,出义务工……他们自己也不时拿出钱来,给修缮老屋的木工、砖瓦匠付工钱。

协会力量单薄,但摩拳擦掌,功不可没。协会最大的一件功德是,把险些被拆毁的洪公祠抢救下来了。洪公祠我们刚去过,衔山吞水,气势巍峨。始建于明代的老祠堂,饱经风霜,没想到它不久前还遇到了一场劫难。

当时的情形吴老师记忆犹新。

那时候,乡里缺钱,要把洪公祠卖给一个外地人。买的人只想要老祠堂的木料,要把祠堂拆了。协会的老人们听到风声后,三番五次找乡政府,“这祠堂是老祖宗留下的,就剩下几座了,不能在我们手里被老家当都敢光。”不知是被老人们的恳切打动了,还是出于对村古建筑现状的忧虑,买卖在最后一刻被取消;洪公祠被救了下来。

劫后余生的洪公祠有福了。洪公祠经过修葺,现在是泾县家风家训馆,也是县里的廉政教育基地。小何知道副主委:一般的祠堂写的都是忠、孝、节——义,洪公祠不一样,四个大字写的是忠、孝、节——廉。

“后来就越来越好了”。后来的事,在县文旅公司工作的何秀丽最清楚——2001年,查济古建筑群(元-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泾县政府成立查济古民居保护利用办公室(后改为查济景区管理处),接过了保护的重任。这两年,县里又成立了文旅集团公司,把查济的保护利用纳入全县一盘棋。

历经沧桑,黛色长存。现在查济还有一百四十多处古建筑;它保存的明清古民居,不仅在皖南,甚至在全国都算是最多的。

吴老师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古村保护的老故事。在查济这个老村子,其实很适宜听老人讲老故事,那里面有更为隽永的沧桑,黛色很浓。

如今,早就当不上会长的吴老师又有新事业——做女儿吴海燕的助手,帮助她打理农家乐“凤翥堂”。

为什么农家乐有这样一个个古色古香的名字?原来凤翥堂,是吴家先祖“凤翥”祖屋的名号。这座清嘉庆年间建造的老屋还在,凤翥堂的牌匾还在堂屋挂着。午后的阳光从天井里洒下来,老屋里的花砖,石碾,镂花的窗都是一片黛色。

当年吴老师眼光长远,看到了古村的未来。2002年,他在村里率先把自家老屋改造为农家乐,那时候查济全村的农家乐也不过五六家。15年前,在上海务工的吴海燕,也看好古村的明天,回到家乡,接过父亲的营生。父亲关于保护的故事告一段落了;现在轮到女儿接过话头,来讲述一个关于利用的新故事了……那是另一个故事。

告别前我们提议,父女俩在凤翥堂的牌匾下,合个影。看着父女相依的场景,我们忽然想到:海燕不是燕,不就是凤翥堂那只筑巢的凤鸟?

凤翥之风,雏凤清于老凤声。

半柳之柳

古村查济,水墨一样的村落,水墨一样的容颜,水墨一样的韵味。它还有一个响亮而恰如其分的名号:中华写生第一村。

“这个名号是由一位画家叫出名的。”小何对所有关于古村的事情似乎都很了解。她告诉我们,画家叫柳新生,老人已经八十有六,常年就住在村里。“也许今天就在。”

跟随小何,我们溯许溪而上,来到村头一个院落门口。轻叩院门,出来一位老人,正是柳老先生,白发苍苍,白鬓飘舞,传说中的仙风道骨就是这个样子吧?

九月查济,亿缕阳光。我们结束采访,告别小何,踏上归程。一路走来,驻念,洪公祠,过客旅舍,凤翥堂,半柳居……我们细细聆听的是一曲青春与沧桑的变奏,徐徐展开的是一幅青黛相间的水墨画卷。

在驻念手冲咖啡的味道里,在葫芦吉他的旋律里……青春的气息是那么浓烈;在吴老师的故事里,在柳先生的记忆里……黛色的往事是那么厚重。

查济的青黛就这样比邻而居,在息壤相通。青黛相间的查济,一切正正好,青,正正好;黛,正正好。

回望查济,只此青黛。



德公厅屋

本报记者 倪欧生



钱公祠



三甲祠



查公祠



孙公祠堂



钱公祠堂



凤翥堂老屋



钱公祠堂



驻念咖啡馆



钱公祠堂



钱公祠堂



钱公祠堂



钱公祠堂



监制 王建玲 策划 李茵 倪欧生 孙力 版式 倪欧生 盛丽丽



在钱公祠堂喝茶



在孙公祠堂喝茶



在孙公祠堂喝茶



在孙公祠堂喝茶



泾县古村保护专题座谈会



吴金生和吴海燕交谈



柳新生在查济村



钱公祠堂喝茶